

焦點評析

中美對抗：「新冷戰」還是「新衝突」？

Sino-US Confrontation: "New Cold War" or "New Conflict"?

李明 *Ming Lee*
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教授
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Diplomacy
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

三四十歲以上的現代人，可依稀聽過「冷戰」這個名詞。中年以上的長者，更不會陌生，因為他們曾經身歷其境。美國與蘇聯在二次大戰期間曾為盟友，曾一道戰勝了與軸心國的戰爭。惟美蘇雙方制度迥異、缺乏互信，戰後不久即轉為敵人。1940年代後期，美蘇衝突開始表面化。

鑑於熱戰的「不可承受」，美蘇兩國在重要關頭必須展現自制，以避免升級至熱戰程度，彼此進行宣傳戰、思想戰、外交戰、經濟戰、顛覆戰、壓制性外交、代理人戰爭、爭奪勢力範圍等「無硝煙戰爭」以打擊對方力量及削弱對方陣營，凡此種種皆屬「冷戰」互動的模式，只為不讓「熱戰」終結人類文明。

1947年美國駐蘇聯大使館館員肯楠（George Kennan）站在浪尖之上，從莫斯科發回華盛頓一封「長電報（long telegraph）」，主張美國應以「圍堵」（containment）戰略因應蘇聯擴張。同年肯楠以 Mr. X 名義發表其理念於《外交政策》（*Foreign Affairs*）季刊。肯楠認為蘇聯擴張係基於共產意識形態，美國如採圍堵戰略，蘇聯的擴張遭到遏止，或者由於領導階層的

內訌、或者蘇聯人民心生不信任，最終逼使蘇聯走向崩潰。

基於肯楠的建議，1947年美國設置國家安全會議，杜魯門總統提供龐大資金及物資幫助歐洲重建經濟，此即著名的「馬歇爾計畫」(The Marshall Plan)。同年也因蘇聯野心指向土耳其及希臘，杜魯門聲言將協防兩國、西德也在1948年爆發柏林危機、國民政府在大陸失敗退守台灣、1949美國主導成立以蘇聯為假想敵的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」、1950年韓戰爆發，美蘇敵對曾讓雙方幾至核戰邊緣，美國與蘇聯亦曾在中東及亞非激烈爭奪勢力範圍。

美國在越戰失利，蘇聯氣焰一度高漲、中國大陸也感受蘇聯霸權威脅。由於蘇聯成為中共和美國的共同敵人，美中合作對抗蘇聯成為最自然的發展，印證了季辛吉當年主張「敵人之敵人便是盟友」的極度現實主義 (realist) 觀點，美中接近構成對莫斯科合圍。蘇聯在1991年12月崩潰，冷戰終告結束。

美國著名學者福山 (Francis Fukuyama) 曾在冷戰結束後著書為文，展現極端的樂觀主義，他認為美蘇冷戰既以美國所代表的資本主義獲勝而結束，共產主義將被世人唾棄，而歷史也將停留在資本主義獲勝的定點不再繼續前進，此即「歷史終結論」(end of history)。即使日後福山發現他的說法不免武斷，也修正了部分陳述，惟此樂觀主義影響深遠。福山無法預測美國和中共如今存在的衝突，更未料及川普政府將現行美中關係定位為「新冷戰」(New Cold War)。

川普入主白宮之後，曾不只多次稱讚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，認為習是「了不起的政治人物、是中國最偉大的領導人」，並一再誇耀自己和習近平的私人關係。據媒體報導，川普因覺得自己「被習近平所騙」，致使美國「陷於不利地位」，方對北京揮動巨棒，似在糾正過去信任習近平的「錯誤」。

美國與中共在許多議題出現了矛盾和爭執。川普認為中國大陸進行著不公平貿易、侵犯美國企業和研究機構的智慧財產權、進行對美國政府與

民間的刺探及竊取商業機密、對美國隱瞞新冠肺炎疫情，這些理由讓川普改變對北京態度。川普認為，中共亦在戰略上形同「反對現狀（anti-status quo）」，與美國已成戰略競爭對手。

不過，在川普政府最近加大力道聲討北京、並以雙方進入「新冷戰」界定雙方日益嚴重的衝突，卻並未說明這些過去存在的美中爭執為何遲至最近才為川普所發覺、為何又是現在才要被提起作為攻訐北京的理由、再對中國大陸加以無情撻伐？更有甚者，為什麼又碰巧是在美國總統的選舉年、而且川普又極力寄望獲選連任。基於這麼多的巧合，川普政府提出「新冷戰」，是否純粹就是為了「棒打中國（China Bashing）」？

川普的政治手段善變且無原則，他完全以自身（不一定是美國）的利益為考量、置美國的世界責任及對盟邦的承諾於不顧。如果真有所謂「川普主義」（Trumpism），他的理念無非就是「美國第一」（America First）、「使美國再次偉大」（Make the United States great again）。由於「美國第一」，川普將過去冷戰時期建立起來的美國全球主義，轉為孤立主義，不但自掃門前雪，且對美國利益斤斤計較。論其手段，則為壓制對手以維護美國長期的霸權支配。「川普主義」最具體的實踐，在於以中國大陸為目標，壓制中共科技發展、限制其經貿利益、遏止對美國國家安全的挑戰，甚至對中共所提「中國製造 2025」也猜忌質疑、認定中共之目的在於和美國爭奪全球霸權。美國出自這些考量，「新冷戰」之說因此出台。

川普政府對中共的貿易戰始自 2018 年 3 月，經過兩輪談判，美國仍堅持對中國大陸加徵額外關稅。經中共要求世界貿易組織（World Trade Organization, WTO）介入，今年 9 月 15 日世貿組織裁定，川普政府 2018 年對中共超過 2,340 億美元商品加徵關稅違反國際貿易規則。為此，川普和世貿組織的對立氣氛升級，川普威脅將對付世貿組織，北京則要求華府接受世貿裁決。

為烘托川普對中共進行「新冷戰」思維、擴大美國自我武裝、以形成

對北京的統合壓力，美國高層官員自 2020 年 6 月起紛紛出擊，對北京的譴責力道逐漸加強。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歐布萊恩 (Robert O'Brien) 6 月 24 日出面警告，美國「自 1930 年代以來犯下最大的錯誤，就是誤判中共」，又稱，「美國長期忽視中國獨特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，使中共得以威脅美國與盟邦的主權和經濟」。他譴責中共竊取美國智慧財產權、打擊人權、積極對外擴張及隱匿新冠肺炎疫情起源。他還稱，回應中國威脅的最好方式，就是加強美國在亞洲的軍事同盟，他甚至呼籲美國應該出售台灣 F-16C/D 型戰機，以平衡台海兩岸軍力差距。

7 月 7 日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瑞伊 (Christopher Wray) 在紐約智庫哈德遜研究所演講表示，中國龐大的情報活動已經成為美國「最大的長期威脅，危害到美國的資訊、智慧財產和經濟命脈」。又說，「中共不只覬覦美國經濟霸主的地位，想成為世界的唯一超級大國。中共也把手伸向海外華人，大膽在美國進行恐嚇威逼的勾當」。

7 月 16 日，司法部長巴爾 (William Barr) 說，中國多次在外交場合聲稱希望與其他國家達成雙贏局面，但雙贏在中共的意思是「中國連贏兩次」。巴爾同時指出，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，美國對中國部分產品的依賴程度，任美國容易受到攻擊，部分美國企業不抵抗來自北京的壓力，把商業機密全數提供給中國，「犧牲了道德價值」。

7 月 14 日蓬佩奧有另一場攻勢演說，指出中國對南海大部分的主張為「完全非法」，他說世界不允許北京把南海當作自己的海上帝國，「美國和國際社會要一起保衛該地區的海洋自由、捍衛他們的主權」。7 月 22 日，國防部長艾斯培 (Mark Esper) 又在倫敦國際戰略問題研究所稱，美國仰賴亞洲的夥伴國幫助，遏制中共越來越咄咄逼人的作為。他指責北京在太平洋地區「恃強凌弱」侵犯南海周邊國家的捕魚和獲取油氣資源的權利，並「明目張膽地置國際義務於不顧」。

7 月 23 日蓬佩奧更在加州尼克森博物館的演說強調，直指「中國不可信任」，認為對於半世紀前尼克森對中國的交往策略，現在「應該有不同

作法」。因為面對共產中國的暴政威脅，自由世界該有更積極的應對，「團結一致對中共施壓，而非繼續放任與坐視」。蓬佩奧又說，「作為愛好自由的國家，美國必須促使中國改變」。最後他警告，「如果自由世界不改變，共產中國就一定會改變我們」。做為美國國務卿，蓬佩奧的演說，被視為交給北京的檄文，形同「新冷戰」開戰。

川普政府同時著手施行項具針對性的舉措，對北京而言已是兵臨城下。例如 3 月以新冠病毒為「中國病毒」，在疫情起源議題與北京言詞交鋒。美國司法部門在 7 月 21 日起訴中國大陸公民，指控他們對全球各地公司發動駭客攻擊。北京在香港推動港版國安法，美國撤銷香港特殊地位、停止出口敏感科技至香港。7 月初美國以涉及重大人權侵犯為由，凍結中共新疆高層官員資產，並對 11 家企業祭出制裁。7 月初川普揚言沒興趣與北京討論第二階段貿易協議。再者，美國聲稱華為公司替北京從事間諜活動，持續施壓盟國禁用華為，派遣航空母艦多次在南海演習，以「支持自由及開放的印太地區」。7 月 22 日美國官方進而以中共駐休士頓領事館為間諜機構，要求在 72 小時內關閉，引發中共強烈抗議和報復，美國駐成都領事館隨即關閉。

早在今年 5 月 24 日中共召開兩會時，中共外長王毅就指責美國正將中美關係推向「新冷戰」，更表示「一種政治病毒正在美國擴散，它利用一切機會向中國攻擊抹黑」。數月以來，美中關係更加嚴峻，美國的口頭攻擊和實質壓制頻繁，代表中共官方的《環球時報》在 7 月 24 日批判美國川普政府為了大選鋪路，各級高官連續醜化中國、掀起對立，是「反覆嘮叨、惡毒污蔑、無恥甩鍋」。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繼之在推文直指蓬佩奧的「新冷戰」檄文為「蜚蜮撼樹，不會得逞」。8 月 25 日至 9 月 1 日，王毅訪問義大利、荷蘭、挪威、法國和德國，咸信為爭取歐盟支持以抵擋美國的攻勢。王毅在羅馬指「中方無意搞什麼新冷戰，更堅決反對炒作所謂的新冷戰」。王說發動「新冷戰」，是開歷史的倒車，是要綁架各國

人民，為一己的私利服務。王毅在法國國際關係研究院演講時指出，作為負責任的大國，中方堅決反對任何「新冷戰的圖謀」，並反對隔絕脫鉤，願意進行「後疫情時期的中歐合作」。9月中旬王毅結束對俄國、哈薩克、吉爾吉斯和蒙古行程後，不點名地批判美國插手各地區國家內部事務，策動新一輪「顏色革命」，且為維持單極霸權、打造「印太版」北約，推動「印太戰略北擴」，遏制中俄等國，脅迫其他國家選邊站隊，試圖製造新冷戰，此舉「勢必不被國際社會接受」。至此，美中衝突已至空前激烈地步。

毫無疑問，中國大陸經過四十餘年的改革開放，經濟發展快速、至少6億人成功脫貧，特別是以購買力平價（Purchasing Power Parity, PPP）為標準，中國大陸個人收入已在世界前列。中共綜合國力飆升，2010年開始，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，不但是世界最大製造工廠、也同時是世界最大消費市場，在經濟全球化發展有更大發言權。與中共經濟力同時增長的還有軍事實力，中共在東海與南海分別與日本及東協國家有領土主權衝突。中共在南海填海造陸增進軍事部署刺激當地國家，美國戰略家擔心終有一天中共海軍將衝破美國在太平洋的防衛島鍊，美中雙方走向「修習底斯陷阱（Thucydides Trap）」的情勢不可避免。

美中關係確實邁進一個新階段，固然上個世紀的數十年見證雙方的互利合作，但美蘇冷戰結束後，美中兩國的衝突紛紛凸顯。美國發現美中衝突與美蘇衝突有相當類似，尤其與中共交往使美國感受威脅，這種威脅不但立即甚且嚴重，恢復冷戰思維，自是政策選擇，特別是川普寄望美中衝突能助其獲取連任，美中關係乃走上「新冷戰」的祭壇。

中共顯將現有的美中衝突定位為「新衝突」，而非「新冷戰」，特別不欲成為美國「新冷戰」的遏制對象，蓋蘇聯共產政權因此土崩瓦解，北京對「舊冷戰」的記憶仍在。惟中美對抗事實俱在，北京只是不願跟著起舞，中共將盡力爭取與國以和美國針鋒相對。美國固可以「圍堵思維」、動用「印太戰略」糾合盟國遏制中共，惟中共則以「負責任的全球化捍衛者」

自居，反制美國的「干涉主義」與「脫鉤主義」。並廣泛推動「國際關係民主化」統一戰線，反對單邊主義、重申「和平共處五原則」以保全自己。無論美中雙方如何認知這場新型對抗，這場搏鬥正方興未艾。

責任編輯：李欣樺

